



江布藏魯雅

汪承棟 著

長江文艺出版社

江布藏魯雅

汪承棟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9年•武汉

內 容 提 要

包括抒情詩和小型敘事詩十五首。詩中揭露了原西藏社会农奴制度的黑暗和农奴主的殘酷，反映了西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粉碎吃人的农奴制所开展的剧烈斗争，描述了人民解放軍和西藏人民在平定叛乱中的英勇战斗故事。

雅 魯 藏 布 江

汪 承 棟 著

*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3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

720×930 耗 $\frac{1}{32}$ · 2 $\frac{7}{8}$ 印張 · 34,000字

1959年10月第 1 版

1959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統一書号： 10107·148

定 价：(8) 0.20元

目 次

雅魯藏布江.....	1
阿媽和軍醫.....	6
羅布丹增.....	9
央金回來了.....	11
冰雹怨.....	21
老阿媽.....	29
病情.....	31
初進農奴家.....	33
債務恨.....	35
藏胞雪夜捆送叛匪.....	37
第一次.....	45
九人.....	47
紅旗之歌.....	49
在雅魯藏布江邊.....	68
戰士和格桑.....	79
后記.....	88

雅魯藏布江

雅魯藏布江，
你环抱冰峰雪岭的山谷，
你亲吻广袤肥沃的土壤，
清彻洁淨的江水，
象閃光的明鏡一样。
几千年，
你一直悲歌低泣，
把海样深沉的痛苦溶滿汪洋。

你身边开遍紫丁花，
却聞不到濃郁的花香；
你周圍綠树成蔭，

尽是直不起腰的白楊；
淒厉的勁風橫掠荒涼的土地，
裹寒的凍雲垂壓貧瘠的村莊。

多少農奴的血汗，
浸得青稞發黃，
自己卻消瘦、憔悴，
象狂風中木葉雕零的樹桩。
老人死了，孩子生了，
世世代代，歲歲年年，
生活象不化的雪山總不變樣。
當胎兒還在母親懷里，
就注定是農奴的下場。

農奴——在人類詞匯里，
凝聚了黑暗和悲傷。
人是奴隸主的，
命是奴隸主的，
走一步路，

不能凭自己的心意。

雅魯藏布江，
你見過白发蒼蒼的阿爹，
冻僵在你的身旁。
少年时他为主人放牛，
壮年时他为主人开荒，
老年时他被赶出門来；
为一次去主人家乞討剩湯，
他的脚筋被抽掉了，
扔在大雪紛飞的江岸上。

呵！白瑪，
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
她常来江畔浣衣，
象牡丹在江心开放。
当她被逼进主人家里，
凌辱和皮鞭
暴雨般傾泻在她身上。

她深夜常貼在你胸前，
洗不尽苦泪和創伤。

农奴制——摧人衰老，
农奴制——逼人命亡。
而那些黃袍綢衫的奴隶主，
象群呲牙裂嘴的豺狼。
請看映入江中的华丽高楼，
哪一幢不是血腥的屠場？

雅魯藏布江，
人們只見你日夜奔騰，
誰知你流的并不欢暢；
人們只見你清悠平靜，
誰知你久把怒浪深藏。
一九五九年初夏，
你終于揚起冲天的狂濤，
以洪流的声势和山崩的巨响，
怒卷西藏小撮叛匪，

冲击农奴制的宫墙。

你昼夜呐喊：

农奴们挥拳力争解放！

你向阳欢唱：

藏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你引颈高呼：

长江黄河兄弟呵，

让我们以同样的激情，

欢畅地流在祖国大地上！

白杨抬头了，

高高簇拥在你的身旁；

鱼群欢跃了，

雨点般跳落在江面上。

而你

又逢人预言明天的美景——

洗尽万恶农奴制，

高原一步登天堂！

1959年5月15日雅鲁藏布江边夜宿

阿媽和軍醫

“你是誰家女子？
你是誰家姑娘？
臉象蘋果紅潤，
眼比秋水明亮；
為何千山萬水，
來到我們澤當？”

“我是貧農女子，
我是東北姑娘；
跟隨解放大軍，
多年奔走邊疆；
只為藏胞幸福，

山水怎能阻擋。”

“不顧夜深露冷，
不怕山高風涼；
東村給人接生，
西村給人治病；
憑的什麼神藥，
使我恢復健康？”

“說啥露冷風涼，
治病理所應當；
我還年輕力弱，
阿媽你是過獎；
不憑天賜神藥，
全靠黨的教養。”

“你有慈善心腸，
長的端莊漂亮；
阿媽大膽問你，

何时能作新娘？
送你一条围裙，
快来试试怎样？”

“谢谢阿妈好意，
时候还早别慌；
等我以后结婚，
定请阿妈吃糖；
只因工作太忙，
这事我还未想。”

1959年5月17日 泽当

罗布丹增

誰不夸罗布丹增，
庄稼地里是把好手；
誰不夸罗布丹增，
明亮的双眼能識恩和仇。

庄头路上过解放軍，
他提着水罐往前走，
請大軍喝茶，劝声不絕口，
——只因家貧茶当酒。

庄头路上过陌生人，
他跑步跟去盘来由，

看这人贼头贼脑，
先賞給一拳头！

問他过去的身世，
本是受苦一农奴；
問他綁送多少叛匪？
他含笑伸出一双手。

1959年5月18日澤当

央金回来了

一 她是誰

万水千山春风吹，
紅旗飄飄日照輝，
一陣烏云已消散，
山南地区扫尽叛匪。
你看那

鷄啼鳥舞白楊招手，
山那边来了工作队。

穿过翠綠的林蔭，
沿着春播的麦地，
工作队象孔雀展翅飄飞，

人人英勇神武，
个个面善心慈，
象一股滋润万物的春水。

走在前面的姑娘，
额前短发柳丝垂，
腰别一支“三保险”，
举止却不改藏族风味。
阿妈们交头接耳：
她是誰？她是誰？

姑娘引路很熟悉，
象从远方把家归；
远看象朵花，
近看比花美。
青年们喃喃低语：
她是誰？她是誰？

工作队走进村庄，

姑娘的感情

象清泉淙淙流响。

“你不是多吉老爹？

你不是慈尕大娘？

呵！你，次仁卓玛

难道也忘了我

——一起受难的姑娘？

请看……”

姑娘把衣袖卷起，

碗大的伤疤在左臂上。

这伤疤多么熟悉，

象刻在众人心里。

“呵，央金，你回来了！”

同声一呼拥上去。

次仁卓玛抱住她，

忍不住欢乐的低泣。

没想到“死去”的人，

今天和太阳一齐来到村里……